

岭南理论视野丛书



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图绘

Drawing of
Foucault's Biopolitics

陈培永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岭南理论视野丛书



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图绘

Drawing of
Foucault's Biopolitics

陈培永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图绘/陈培永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7-5161-9610-6

I. ①福… II. ①陈… III. ①福柯(Foucault, Michel 1926—1984)—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0727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安 芳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冯英爽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65千字
定 价 39.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CONTENTS

引 言 权力的图谱 / 001

第一章 微观的视域 / 011

一 宏观权力论 / 012

二 微观分析法 / 017

三 权力的装置 / 022

第二章 统治的本性 / 029

一 合法的统治 / 030

二 惩罚的方式 / 033

三 死亡的沿袭 / 038

第三章 身体的规训 / 043

一 政治的肉体 / 044

二 规训的手段 / 049

三 监狱型社会 / 056

第四章 人口的安全 / 061

一 自然的人口 / 062

二 健康的政治 / 067

三 安全的技术 / 072

第五章 种族的战争 / 078

一 永恒战争 / 079

二 种族主义 / 083

三 保卫社会 / 087

第六章 性的操控 / 092

一 批判性压抑 / 093

二 建构性经验 / 097

三 激发性话语 / 102

四 探究性真相 / 106

第七章 治理术的诞生 / 111

一 从统治到治理 / 112

- 二 治理术如何诞生 / 114
- 三 治理的合理性 / 117
- 四 治理术的历史实践 / 119

第八章 羊群的牧领 / 122

- 一 牧领权力的原初观念 / 123
- 二 基督教的牧领制度 / 127
- 三 牧领权力的现代转变 / 131
- 四 牧领权力的问题审视 / 135

第九章 国家的理由 / 138

- 一 国家理由的特质 / 139
- 二 国家理由的治理技术 / 143
- 三 国家治理的内外限制 / 147

第十章 自由的伎俩 / 151

- 一 自由主义的治理技艺 / 152
- 二 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技艺 / 158
- 三 经济人、市民社会与法治国家 / 163
- 四 自由理由治理术的后果 / 168

第十一章 自我的技术 / 172

一 反支配技术 / 173

二 关心你自己 / 177

三 生存的美学 / 182

四 快感的享用 / 186

结 语 权力的放逐 / 192

参考文献 / 197

后 记 / 202

权力的图谱

但凡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名字总会与某个范畴联系在一起，正如柏拉图之于“理念”，马克思之于“资本”，海德格尔之于“存在”，德里达之于“解构”，等等。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名字是与“权力”紧紧勾连在一起的，他应该算是名副其实的、独具一格的权力哲学家，尽管他曾经公开强调自己研究的总主题不是权力而是主体，尽管他一直认为自己没有致力于研究权力的总体理论，而只是对权力运作的机制进行了分析。

综观不同时期的文本，福柯的研究预设了“统治权力”（pouvoir souverain）^①，开始于“规训权力”（pouvoir surveiller），落脚于“生命权力”（biopouvoir），图绘了一幅相对完整的权力技术发展史，形成了一套不算博大精深，但却被当代众多思想家不断演绎的

^① “pouvoir souverain” 经常被译为“统治权”或“主权”，为了和规训权力、生命权力相对应，本书统一译为“统治权力”。

“生命政治学”^①。只是，生命权力或生命政治（biopolitique）^②在福柯的著作中出现的频率其实不算很高，严格来说，福柯没有一本专门详细讲述生命权力或生命政治的书^③，他总是蜻蜓点水般地提及，并经常使其淹没在思想史的漫长梳理中，这一范畴因此没有清晰地呈现出来。

我们有必要先对生命权力的概念作出界定，最首要的是要搞清楚“biopouvoir”和“biopolitique”两词的前缀“bio”。这个前缀相当于两个法语词，一个是“vie”，一个是“biologique”或“espèce”。前者是指“生命”，与死亡相对应。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都有生命的，要爱惜生命，不能糟蹋生命，谁都不能随意剥夺他人

① 福柯不是第一个提出生命政治的理论家，研究福柯的学者指出了这一点，福柯也公开承认过。在法兰西学院 1977—1978 年的演讲《安全、领土与人口》中，他认为生命政治学的“第一人”是莫奥（Moheau），法国男爵孟提翁（Augé de Montyon）的秘书，这两人在法国思想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位置。福柯无疑是将生命政治发扬光大的人，一批活跃于当代左派学界的思想家纷纷从他这里寻求灵感，发挥重建自己的学说。这些思想家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1929—）之外，主要还有活跃于欧美学界的奈格里（Antonio Negri，1933—）、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1950—）、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1952—）、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1955—）等意大利思想家。

② “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在福柯的文本中，并没有明确的区分，两者是模糊的，有时还是混用的。这本书所说的“生命政治学”是指以福柯的生命权力或生命政治为研究对象的学说、理论。

③ 福柯涉及生命政治、生命权力的著作主要包括《性经验史》第一卷（1976），以及根据法兰西学院演讲的课程整理出版的著作《必须保卫社会》（1975—1976）、《安全、领土与人口》（1977—1978）、《生命政治的诞生》（1978—1979）等，另外还有一些更不够系统化的讲座、报告或访谈。

的生命。“生命权力”从这个层面理解就是负责生命的权力，是想办法让人活或让人活得更更好的权力，它不是通过让人死来展示权力的威严，而是通过让人活来展示权力的力量。后者是“生物”或“物种”的意思，它不是把人或人类看作与动物不同的、摆脱动物性的“人”，而是看作为一种与其他动物属性并无本质不同的生物物种。“生命权力”从这个层面来理解就是关注人的生物特征的权力，它不再强调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的独特性，不再强调个体相对于人群的特殊性，而是把人的生物特征或作为物种的人类纳入政治考量，纳入总体战略内部，力图维系人类物种的存在、安全、健康。

就此而言，把“biopouvoir”译成“生命权力”与“生物权力”，都有一定道理，但任何一种翻译都没办法涵盖它的全部内容，因为生命权力既关涉人这种生物，又关涉人这种生物的生命，它是关注作为生物的、特定物种的人的生命的维系和发展的权力。福柯在个别场合也曾区分了生命与生物，他认为人的肉体不仅仅是生物的母体，也是生命的母体，生物是自然意义上的，生命则是知识论层面的，是权力为了更好实施而创构出来的。在1971年与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的著名辩论中，福柯曾谈道：“生命这一概念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它一直是认识论的一个标志”^①，“生命”在18世纪末生物学知识发生嬗变时出现，其价值在于定位某一类话语体系。可以理解为，权力建构了“生命”，它正是借助于

^① [美] 乔姆斯基、[法] 米歇尔·福柯：《乔姆斯基、福柯论辩录》，刘玉红译，漓江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

关于生命的知识、话语，将人描述成超越于动物之上、非一般物种的生命体，赋予了自己支配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所以将“biopouvoir”翻译成“生命权力”，更能把握这种权力类型的特点，而译成“生物权力”，只能显示出这种权力类型把人降落为生物的负面效应，不利于全面把握这种权力的独特性。

如何完整地理解福柯的生命权力？这就要从把握他的微观权力分析法开始。在福柯看来，以往的权力理论，主要指以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权力理论都可以被归之于“宏观权力论”，这些理论认定权力总是体现在君主、国家、政党这样的实体机构上，其努力的方向或者是论证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或者是抨击政治权力运作存在的问题，并力图通过制约权力来推进社会公平和个人自由。福柯则认为，权力隐藏得很深，有中心，也有看不到的、不为人所知的支撑点，不能把权力局部化。权力理论重要的不应该是承认谁拥有权力，论证这种权力是否合法与正当，去批判它可能或现实地对个人自由的压制和否定，重要的是要看到无所不在的权力，看到权力的技术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它的功能既有压制性的、镇压性的，又有生产性的、积极性的。正是借助于对权力理论的批判与对权力隐形技术的聚焦，福柯找到了分析权力的微观方法论，看到了不同权力形式的转变（参看第一章）。

反对宏观权力论，不代表福柯否认存在所谓的国家权力和君主权力。他承认，在18世纪以前占据主导形式的权力类型是以君主或国家为化身的统治权力。这种统治权力作用的对立面是臣民或者公民，是受法律保护或者受契约保护的主体。它采用的主要技术是法律和惩罚，即对臣民或公民的合法权利进行保障，对其违反

法律的行为进行惩罚。它总体上是压制性的、否定性的，通过“使人死”（杀人、酷刑、驱逐、剥夺等手段）来展示自己。统治权力与生命有所联系，只不过它是以让人的生命消亡或以压制生命力量作为主要技术手段的，因此不能算是生命权力。但在福柯看来，为这种权力进行论证的社会契约学说，认为人们订立契约将权力交给君主或国家，是为了不让自己的生命、自由被随意剥夺，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实际上涉及生与死的问题，说明生命在政治权力的分析领域中开始问题化、中心化了（参看第二章）。

18 世纪，权力的技术发生变化，两种新类型的权力出现了。一种是规训权力，这种权力不再有明确的、高高在上的中心，它已经潜入学校、工厂、医院、军队、监狱等社会机构中，教师、监工、医生、长官、狱警等都可以行使。规训权力不把自己的对象定位为法律主体、权利主体，而是定位为具有肉体、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它采用的技术主要是纪律和规范，将人的肉体组织在学校、工厂、医院、军队等不同的空间中，对它进行监视、锻炼、训练、矫正，通过制定规范的标准进行奖罚，督促每个人着力于增强身体的力量，提高自己的能力，对经济社会系统做出更大贡献。它不是让人死，而是让人的生命延续，让肉体更有力量也更能被驯服。福柯因此也将规训权力称之为“人体的解剖政治”（参看第三章）。

第二种类型的权力就是生命权力。与规训权力相似，生命权力也没有中心，被国家机构人员、生物学家、精神病学家、公共卫生学家等行使。它针对的对象也是人的肉体，只不过不是个体的肉体，而是人这个物种的肉体，是整个人口的生命。人口当然不是个体的法律主体、权利主体构成的社会集合体，而是单个生物体构成

的生物性群体，是人这种生物构成的生物性群体。生命权力不关注个体，而是把个体看作为物种的一分子，它只关注整体、全体，不会从个体角度去考虑问题。它采用的技术是安全和调控，关注人这个物种的繁殖、出生和死亡、健康水平、寿命和长寿，以及能够使这些要素发生变化的条件，它试图控制的是一系列偶然事件或概率，以使人口达到总体的平衡和整体的安全的目标。它也被福柯称之为“人口的生命政治”（参看第四章）。

三种权力在历史上并不是交替出现，只是在18世纪发生了重大转变，统治权力的主导地位让位给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让人死的权力让位给管理生命、使人活的权力。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是让人活的权力，它要尽可能地避免生命的死亡，它要否定死亡，因为死亡意味着人摆脱了权力，意味着权力操控的失败。福柯指出，对个人肉体的规训和对人口安全的调控，构成生命权力机制展开的两极。福柯对生命权力的理解因此应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理解它包括规训权力，狭义理解就仅仅指生命权力。如果相对于统治权力或君主权力，生命权力就包括两者，即包括“对人体的解剖政治”和“对人口的生命政治”，如果进行细分，生命权力就是狭义的，与规训权力对应。两种权力有着自己的分工，规训权力把人群分解为个体，产生个人化的后果，是对细节的控制，生命权力把人组成整体的大众，产生整体化的后果，是对总体的调节。一个是人—肉体，一个是人—类别，这两种技术其实都是肉体的技术，前一种情况下肉体被个人化，作为有能力的有机体，后一种情况下肉体被置于整体的生物学过程中。这是两个系列：肉体系列—人体—纪律—机构；人口系列—生物学过程—调节机制—国家。

这两个系列共同服务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这一生命权力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果不把肉体有控制地纳入生产机器之中，如果不对经济过程中的人口现象进行调整，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得不到保证。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得更多。它要求增大肉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调节，让它们变得更加有用和驯服。它还要求能够增强各种力量、能力和一般生命的权力手段，而不至于使得它们变得更加难以驯服”^①。从这段话中，我们明显能够读出福柯创造性发挥生命权力理论的目的，他要进行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他批判的矛头不是君主的统治权力，而是启蒙运动以来资产阶级社会的权力运作，一种已经砍掉国王的脑袋之后的权力，一种在启蒙、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等名义之下运行的权力。我们会惊讶地发现，福柯与马克思进行着同样的事业，批判的是同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只不过一个是权力逻辑批判，一个是资本逻辑批判。在对不同对象的批判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相似点，能够看到福柯在很多方面都在不加引号地引用马克思，他向马克思致敬的方式是独特的，是创造性的，这一点值得学习。

福柯绝对不是要通过对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的描述，来表达对权力演变历史的讴歌和赞颂。他要说明的是，权力绝对不是像它表面所展示的那样去运作。生命权力并不是不让人死的权力，它只是名义上负责生命，负责人口的生命，实际上它保留了统治权力让人死的权力属性，只不过，它进行包装或者伪装，让人难以察觉。福

^① [法] 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1 页。

柯发现，生命权力发挥让人死的功能是通过国家种族主义来实现的，种族主义及作为其集大成表现形式的纳粹主义正是生命权力运作的手段。为了种族的纯洁，必须让不纯洁的部分人去死，为了物种必须屠杀物种，为了生命必须牺牲生命，这彰显了生命权力最可怕的逻辑。旨在负责人的生命的诸多机构与庞大的毁灭性机制为什么会在政治结构中共存，生命保障为什么会与大屠杀的死亡命令联系在一起，这是福柯利用生命权力要思考的现代性重大问题（参看第五章）。

福柯警示我们，权力从来没有放弃它的死亡或压抑本性，没有丢掉它魔鬼性的一面。它今天越表现出天使的一面，就将魔鬼性的一面隐藏得越深，我们就越需要提防、辨识它的狡计。权力从来没有放弃对人的操控，没有放弃对人的生活、人的肉体、灵魂、性等各个方面的入侵，而且它已经巧妙地深入人的最隐秘的领域中。性关乎人的身体，也关乎人口繁衍，规训权力与生命权力共同的对象就是性，它们打着对个人身体健康负责，对人类社会的未来负责的名义，通过构建性经验机制，激发性话语，探究性真相，进入对性的操控中。当性都已经被权力俘获的时候，我们还能充满自信地说，我们越来越不受权力的束缚，越来越自由了吗？（参看第六章）

今天的我们都在被权力所治理，都生活在生命权力的治理术之中。权力一直在寻求着更符合理性、更能让人自觉认同的治理术。福柯在生命权力的研究中揭示了西方治理术的源泉，答案令人瞠目，西方治理术诞生于羊圈之中，诞生于基督教的牧师权力之中，权力行使者和权力作用的对象是牧羊人和羊群的关系，牧羊人对羊群的治理被宣称为最无微不至、最大公无私的治理，但其中最根本

的隐喻是人被看作羊，看作动物，而不是人。牧师治理发展到以国家为理由的治理、以自由为理由的治理，标志着权力的治理术不断寻求更合理的理由，它以国家利益，保卫社会，提供安全，给人自由等高大上的名义来“治理”。通过生命权力的治理术的分析，福柯重新审视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国家”“经济人”“市民社会”等范畴，得出的结论是，它们只是权力为了更好地治理、为了更巧妙地支配人所建构的理念。我们接受了这些理念，我们也因此成为被权力完全治理的对象（参看第七至第十章）。

尽管福柯总是在讲历史，讲临床医学的历史，疯癫的历史，性经验的历史，不正常人的历史，惩罚的历史，治理术的历史，实际上他却总是在批判，对现实进行批判。他不满意于人的生命进入权力和知识的掌控之中，人被权力的技术彻底征服，被资本主义所彻底征服。他要回答如何打破生命权力支配的问题。这是晚年福柯的核心问题，也可能是令他最苦恼的问题。他回到了古希腊、古罗马，从古代的养生法、家政学、同性恋中找到“自我的技术”，他呼吁人去关心自己，去寻求自我的伦理学、生存的美学，去学会享用快感，问题是，这真的是抵抗生命权力的技术吗？这真的是打破深入一切领域的生命权力支配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吗？对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来说，这种自我的技术是苍白的，是可爱而不可适用的，是思想家无力和无奈的例证！（第十一章）

这本书是对福柯的生命政治学（以生命权力或生命政治为研究对象的学说）的全景图绘。第一章将分析福柯研究权力的微观视角，这是理解福柯整个权力理论架构的方法论前提。第二章分析福柯的统治权力理论，尽管他认为统治权力不是现当代社会主导的权

力形式，但它让人死的、压制人的特质一直遗传到生命权力的技术中。第三章分析规训权力对人的肉体（身体）的规训技术。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进入狭义理解的生命权力的分析，分别是它对人口的安全管控，对种族战争话语的借用，对性的操控。第七章至第十章用来分析生命权力的治理术实践，第七章是治理术总论，接下来三章分析治理术的三种历史形式，作为治理术前奏的牧师权力，以国家为理由的国家治理术以及以自由为理由的自由主义治理术。第十一章探讨自我的技术，这是福柯晚年一直倾心研究的反权力支配的技术。